

梦里续前缘



44.568
SSQ

东51B-3



梦里续前缘



宋思樵 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爱不释手系列丛书
梦里续前缘 宋思樵 著

*

责任编辑:何 为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0'印张

字数:160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7-80617-086-1/I·36

定价:79.80 元 (每册:7.98 元)

前 言

她，一如她的母亲，象一朵雪山上的雪莲花，那么美丽，又是那么冰冷。

他，却迥异于他的豪富的父亲，拒绝继承百万资产的巨大工厂，孤身一人来到遥远的故地，去追寻那个玫瑰色的幽远的梦。

上帝的安排真是有趣，他俩居然成了师生关系。多少人沉游于他身上散发的浓郁诱人的男性魅力，但他却无一例外地回以冰冷的沉默。只有一个人在他“冷漠”的心中沸腾着：是十年前便给他以心灵震撼的照片上的小女孩，也是现在专注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冷美人”。

一个冷男子，一个冷美女。一连几个春秋冷冷的沉默着，然而爱的热流却在心底愈来愈猛烈地涌动着……

终于，两颗热烈的心烧破了冷冷的外壳，浑然地交融在一起……

目 录

第一章	迷迷朦朦师生情.....	(1)
第二章	爱的涟漪在悄悄扩散	(40)
第三章	美丽而凄迷的爱之网	(85)
第四章	“我十年前就看上你了!”	(122)
第五章	爱得如痴如狂，爱得幽怨凄惋.....	(168)

第一章 迷迷朦朦师生情

“咦，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从没见过这么美，这么奇的地方！”

我好奇地问阿儒，脑袋情不自禁地从阿儒温暖的胸膛当中挪开来，惊喜地四下看着，甚至没有理会阿儒上面那双清澈的眸子射来的含情脉脉的目光。

周围真是太美了！

各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异的鲜花正各自展露着张张灿烂的笑脸，微风拂拂吹来，有的不胜娇羞地轻轻摇动着涨红了的俏脸，仿佛不好意思正对那即将印到明丽的额头上的热烈的一吻；有的则昂首正对碧蓝的天空中悬挂着的洒播下千万条炽热情丝的太阳的脸庞，陶醉在这汨汨洒动

着的爱的涡流中；还有的将俊美的俏脸悄悄地凑到一块在窃窃私语，大概是在甜蜜地交流初恋的美妙幸福的感受吧……

眨眼间，这漫天遍野的烂漫的鲜花竟全都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冰清玉洁的肌肤上无一例外地拖曳着柔软雪白的莲花裙。优美连人的鼓乐不知不何处悠悠传来，这些绝世美女几乎同时翩翩起舞，那轻盈的脚步，柔媚的腰肢和旋转飘舞的裙交叠错合在一起，真是美不胜收。

忽然，一群风流倜傥的少男们从远处的山岗奔过来——他们莫不是刚才在万花丛中逍遥飞舞的蜂蝶变的？我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他们分别拥住迎上来的美丽少女，又开始了迷人的旋舞。这是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舞曲，竟是如此悠扬婉转；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舞姿，竟是这么优雅潇洒！

看着这些双双沉醉在无限幸福中的男男女女，我禁不住挽住阿儒的胳膊走上前去，也随着这悠远的舞曲跳了起来。“喂，我何时学会这种舞步的？”我和阿儒跳得是如此熟练投入，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曲终了，我和阿儒仍久久陶醉在这绝美的舞曲中。等我回过神来，回下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喂，这些少女眨眼间哪里去了？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再一看，我才发现我俩被丛丛簇簇的鲜花重重包围，这些鲜花，一如刚才的遍山奇花，仍旧是那样妩媚动人，我

甚至还闻到了沁人心脾的清香。无数只五彩斑斓的美丽的蝴蝶正在万花丛中翩翩起舞，后来竟都向着我俩飞来，在我和阿儒的周围舞出绝美的集体舞。有一只竟悄悄停在阿儒蓬松乌黑的头发上，轻轻地扇动着那双粉红色的双翅。待我伸手欲捉住它时，它早已飞走了。

置身于这万花丛中，千蝶群里，我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我看了一眼阿儒，他也竟是出奇的倜傥潇洒：一双深蓝色的明澈的眸子闪射着柔柔情波，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也似乎在微微笑着，托起那高挺而光滑的俏鼻梁……

我心中涌起一阵狂热的冲动，双唇情不自禁地迎了上去，缓缓地印在了他那富有男性魅力的双唇上。我的舌尖贪婪地吮吸着他的舌头，吮吸着那对圆圆的鼻孔喷射出来的浓重的男性气息，吮吸着他双颊结实而醉人的散发清香的肌肉，吮吸着他那双脉脉含情的美丽的眼睛……

我俩情不息禁地缓缓倒了下去，躺在了由五颜六色的花瓣铺叠而成的柔软芬芳的地毯上。我听到了阿儒陶醉的呻吟声，不禁伸手去解他的衣扣，我看到了他结实而宽阔的胸膛，中间还有一丛黑黑的胸毛；我又看到了他那双强健有力的大腿，甚至看到了大腿根部那……

我的心一阵狂跳，兴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差一点昏厥过去。同时我也感觉到阿儒的双手在贪婪地摩娑我的双乳，我情不自禁“啊”了一声，禁不住扑倒在他身上。

忽然，周围那些蝴蝶织成了一个美丽的吊床，把我俩

托起，托起，缓缓地托送到几千米以上的高空。

片片白云缓缓游动在我们的周围，浓浓的花香直钻入我的鼻孔。我突然有一股强烈的负罪感，不禁把印在阿儒身上的狂吻的唇挪开，痴痴地看着一群正在向金色的夕阳奋力飞去的不知名的美丽的鸟。

“噢，真美呀！那一定是天堂了。蝶儿，快，快托我们飞到夕阳那边去！”

蝶儿们很听话，顺从地载着我俩向夕阳那边飞。近了一些，又近了一些……噢，就要摸到那颗金色的夕阳了！我一定把它摘下来，抱在怀中，吻个够！

金黄色的阳光倏忽倾洒在我们这千万只蝴蝶编织成的奇妙吊床中，把我们两条赤裸的胴体也染成金黄。看着阿儒那美丽迷人的男性躯体，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神圣感，而不是刚才那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冲动。我仿佛在欣赏着一尊美丽的大理石塑像，欣赏着这尊塑像光滑的质地，明晰的线条和迷人的色泽……

那个金色的大球就在上面不远处了！我激动地站了起来，伸手竭力去摘那颗灿烂的金球儿。

差一点儿，还差一点……哟，终于摸着了！我狂喜之余，用力一握。

我心中一惊：什么也没抓到！抓到的是一团虚空！而我的身子，连同我的吊床却忽然迅速往下沉，我的心也不禁一沉，惊慌地喊道：

“蝶儿，快停住！蝶儿，快停住！”

可一点作用也没有。吊床迅速下沉着，向着下边那可怖的无底深渊。我的心也沉到了深渊当中。

吊床终于沉到底了，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我疼得“哎哟”一声尖叫起来。

醒了过来，我才知道刚才做了一个梦。一摸身上，竟出了一身汗，是兴奋的汗？是恐惧的汗？我说不清。

我不禁在心里骂了一句：

阿儒这个坏家伙，连在梦中也来诱惑我，捉弄我！

那个时候我十八岁，阿儒说要娶我当他的新娘。我听了很是兴奋，直捋着他的手臂，不知如何是好。阿儒笑咪地斜睨着我，好像我是不可多得的傻蛋。果然！接着他就补了一句：如果这次数学考试你能攻下六十分的通天大关。

可恶的朱英儒！

我抽起枕头，对他砸了过去——哈！真准！正中他的脑门！

大概是天生构造的关系，我的数理化活动力特别差，小高一时被整得很惨。那号称女中“数理奇葩”的陈小艳又是凶婆娘一个；整个白花花的暑假，就这样葬入该死的补考。害得我那美得令人窒息的妈咪，一个夏天，逢人就怕人家提起：那个基因突变的“陈丽慧”。我听了当然是老大不高兴，我便说了：“妈咪！拜托您请李妈妈她们不要到处说我什么基因突变、头脑笨、干她们什么事！”

妈咪睁着她黑玉般的双眼望着我，语调里透着一丝清冷：“自己书没念好，怪不得旁人说闲话。你爹地当年是物理系的高材生。我的数学可也没考过零分。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该检讨一下？”

唉！说的也是！爹地那么优秀，妈咪又是那么聪明，怎么会生下我这个数理大白痴？也许真是基因突变！亲爱的爹地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心疼他亲爱的小尼尼！

其实，我对爹地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深刻。他在我八岁那年，就因为车祸英年早逝，属于他的“光荣事迹”，大都是妈咪日后一遍遍强迫在我脑海里生根的。我对爹地最原始的印明就只是每天黄昏时，他一回家就抱起我也模糊不清；还是后来，妈咪给我看的照片里，才深刻出爹地迷人的丰采，有一张爹地露出阳光般的朗笑，妈咪说，就是那个笑容，不知迷惑了多少女人的心，也迷惑了她的心。

我看着妈咪，不敢想像她冷漠美丽的外表下，那曾热烈过的阳光。

爹地死时，妈咪三十不到，一身娇柔的女人味，款款动人妩媚的风情。身旁相关与不相干的人，直劝她趁年轻，找到好的对象赶紧再嫁；识与不识的叔叔伯伯也凭空多出了好几堆，妈咪偏偏就是不肯。我知道她有很多个男朋友——看！妈咪一直不是个忧愁寡妇，可是，她就是不肯。

我和妈咪都很爱爹地的。妈咪尽其所能，把爹地一切美好的形象灌输入我心田，根，且发了芽。我也一直以爹

地为男性最美好的象征：英俊、挺拔、幽默、风趣、优秀，还有那一脸阳光般璀璨的笑容。可是，爹地死后，我和妈咪并没有太难过，我把他最美好的一面，根植在心中那份爱，时时都驻在心田；然而妈咪心里究竟怎么想，我一点也没有搜寻的方向。妈咪和我，淡如陌路，偶尔担心一下我的成绩使她在亲友邻里间失了高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亲蜜的抚爱。我熟悉了这种冷淡，也习惯了这种冷淡，日子一久，也渐渐爱上这种冷漠。

爹地的亲族庞大复杂，关系繁乱得每每叫我撑穿了脑袋瓜。我们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亲族间各种宴聚，也大都出席。

可是，这暑假，三叔公的小儿子娶媳妇，妈咪硬是赖在家不肯参加婚礼。原因无它，妈咪怕他们问起“基因突变的尼尼”怎么了？她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小尼尼正在喝夏令大补汤！真讽刺！妈咪很少关心我的生活起居、功课这些琐屑，却还在意着我的表现在亲友之间所能展现的那份虚荣！

为了这件事，三婶婆跟奶奶抱怨了一番；奶奶又跟爷爷嘀咕了番，爷爷便数落了妈咪一顿，妈咪又唠叨了我几句。

倒楣的我，差点因此咽了喉、泻了肚子。

所以新学期一开始，当我听说新来的数学老师是XY基因的，大肆庆祝了一番自己的好运道。因为从异性相吸

的理推断，即使对方生性凶残，我总也不会死得太难看。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那么我陈丽慧说，男人的心便是豆腐做的。

上帝啊！我真的爱死你了！

离下课还有五分钟，我的肚子早响得像闹钟。这家伙，他说他叫朱英儒，正从我座位旁走过，剑眉星目的，冷漠的扫了我一眼。哼！装酷！不过，凭良心讲，这新来的数学老师长得可真是漂亮！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身高腿长的，十足模特儿的衣架。尤其那对眼睛，清冷透澈，加上高挺的希腊鼻，一口整齐的白牙——邻座的绿珍珠，当场差点休克。一双含情美目水汪汪的直盯着那个衣架转；前座的小芳则突然忸怩不安起来，安份得像我楼下那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咪小乖。

看样子，我的前途多灾多难。

果然！钟响后，衣架一离开教室，绿珍珠就挤过来对我说，一脸的陶醉样：“看到没？好迷人的眼睛！我想我是爱上他了！”

我翻一下白眼，敲她一个响头：“得了吧你！上次是谁信誓旦旦的说省中那个白面书生多潇洒、多迷人？怎么，两个月不到，就移情别恋了？”

阿珠做了一个鬼脸，转向小芳：“芳子，你说，他是不是很迷人啊！”

小芳羞怯地笑了笑表示同意，平素沉静的脸上闪过一

抹娇羞。

这两个女人，八成给沾了亚当的毒唾液。瞧他们那副痴迷的神态——唉！才第一回合而已，这日子，该怎么收场？

星期天是懒人的天堂；我一觉睡到中午才直来。妈咪已经出门了，不知打那里传来美味的饭香，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在叫。东翻西翻，翻到厨房。冰箱是空的，饭桌也是空的；我双腿一软，瘫在饭桌上。都是昨晚的长片害的，说什么让你看了破胆三次，结果，害我早上没饭吃倒是真的。

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客厅电话响了起来。

是妈咪。

“妈咪，你现在在那里？”我忍不住开口问。肚子饿得着实难受。

“我在三叔公家，晚一点才回去。”

就这么一句，咔嚓一声，电话就断了线。我双手支着头，瞪着天花板发呆。肚子居然不响了，大概是饿过头了，所以五脏庙反倒一片太平。

妈咪是陈家的珍珠，美丽又高贵。三十几岁的人，仍不时流露着少女特有的青春亮丽。妈咪一直保持着高贵、优雅的名门淑媛形象，可是，我实在不懂妈咪。有时看似童心未泯，偏偏又成熟世故；看似天真浪漫，偏偏又一身妩媚风情。然而，也只有“有时”，“冷漠的妈咪”通常才是

我熟悉的影像。

我真的是不懂她。

楼下李妈妈每回看见妈咪，就对她从头赞美到脚，恨不得能像影印机般把妈咪 COPY 到她身上。妈咪对于她的赞美，总是浅浅的笑，一贯的雍容华贵。很少人知道妈咪的冷和淡。她对邻居一直是温和有礼的，一切淑女该有的礼节，她都不会短缺。

不过，我对李妈妈实在没什么好印象。不是我对她有偏见，而是，她实在很烦人呢！老是东家嗅嗅，西家闻闻的，又不知打那儿收集的一大堆马路消息，常常就见她在巷口杂货店和那票三姑六婆“清谈天下事”。女人嘛！这点我不忍苛责她，怪的是她特别喜欢往我家钻，没事借个酱油摸个醋什么的，一赖又不是三、五分钟可以解决的。东西借了，有去无回也就算了，偏偏她又特别喜欢撩拨我，老是拿“她家小俊、小俏”和我相比对。大概她也知道，妈咪艳丽不可方物，怎么比都只有自讨没趣的份，所以专挑我这个软柿子下手。合该我不争气，基因又突变，每回只要李妈妈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借个什么回以后，妈咪就比往常更冷漠。

其实李妈妈也算是个标致的女人，只是，和妈咪一比，就全给比下去。她大概因此心态不平衡，才专找我的碴。

李家两姊妹，姊姊李俊俊大我一岁，专科生；高挑健美，一双长腿系住了一长串的裙下忠臣。功课不好没关系，

女孩子就是要有人追求，才显得出她的价值。这一点，李家方圆五百里内没有人比李俊俊更有价值。

妹妹李俏俏和我同年，矮了些，但同样的清秀可人，而且头脑是高级脑汁浆的。据说她家墙壁纸，都是用李俏俏的各色的奖状糊的；惨的是，她居然和我同校又同班。就连她们家那只懒惰至极的胖咪小乖，偶尔咬死一只蟑螂，都比我家那只被老鼠追着跑的白猫强——如果有老鼠的话。妈咪一气之下，把白鼻猫放逐到乡下大姑妈家。相形之下，我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我除了遗传爹地妈咪的身高腿长外，只有一双并排的一字浓眉和黑白分明的眼睛还算清丽动人。鼻子虽然还算高挺，头发虽然还算乌黑，却绝不如妈咪那靓让人一见惊艳，甚至连李俊俊那等巧笑倩兮的靓女风姿都谈不上。论起学问功课，经过李妈妈千里驿站快传，谁都知道我那碗又浓又鲜的夏令大补汤。

所以，不是我对李妈妈有偏见，而是——你看！她实在是很烦人呢！

现在，门铃响了，八成一定又是李妈妈要借个什么油盐酱醋的。

果然！

“阿慧啊！你妈咪在不在？不在啊！是这样——哎！真不好意思！我们家酱油刚好用完，来跟你们先借一点！”

我到厨房把那瓶尚未开封的酱油拿给李妈妈，她笑咧

了嘴：“谢谢啊！真不好意思！对了！听我们家小俏说——”

楼下李俊俊的叫唤，打断了李妈妈的喋喋不休。难得她星期天会在家！李妈妈三步并两步的下楼去——皇天在上，我真希望她随便跌个跤什么的，起码两三天不按我家的门铃！

这一堂是我最喜欢的历史课。柏杨长亭讲课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稗官野史，儒林演义，讲得口沫纷飞，我也听得趣味盎然。

柏杨长亭是女中的历史老师，一头柔顺、波浪成形的浓密黑发，闪着耀眼的光泽；外加阳光般的朗笑活脱是荧幕里性感、充满男性魅力的劳勃再福。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欣赏他的。阿珠就嫌他温温的，禁不起风吹日晒的薄弱相，没什么男性气概；小芳也对他没好感，说他“不正经，一脸撒旦式邪恶的笑容”，而且，课也不好好的上，专讲些旁门左道、怪力乱神，难怪混了这么多年了，还只是个高中的小教员。

“那个衣架不也是个高中的小教员？”我有点不高兴了，故意抹黑她们的偶像。

“那不一样，”阿珠很快的接口：“人家是学成归国，校长重金礼聘的——这还是因为他们两家的交情，校长才请得动的呢！比起你那个柏杨长亭强多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来不及回嘴，小芳就急争问道。